

Crossing over.
穿越。
貝多芬
Beethoven

臺灣鋼琴家許佳穎，14歲時前往英國的音樂專業學校 The Purcell School 與鋼琴家傅聰之妻 Patsy Toh 教授學習，之後在英國倫敦皇家音樂學院 Royal Academy of Music，完成學士和碩士學位。隨後進入德國漢諾威音樂學院 Hannover Hochschule für Musik und Theater，跟隨 Matti Raekallio 教授學習，拿到最高演奏家文憑。

2013 年獲得在美國紐約州的巴德音樂學院 Bard College Conservatory of Music 的 Collaborative Piano Fellowship 工作機會，在美聲部總監，美國著名女高音 Dawn Upshaw 的領導下研究藝術歌曲。2014年受到美國知名鋼琴家 Peter Serkin 的賞識，合作一系列的四手聯彈音樂會，在美國各處巡迴演出，深受好評。也被邀請前往中國蘇州大學，香港大學，英國牛津 Oxford Piano Festival 和德國的鋼琴藝術節 Klavier Ruhr 演出。在美國期間曾合作演出的有小提琴家 Ida Kavafian，Daniel Phillips，Todd Phillips，中提琴家 Steven Tenenbom，大提琴家 Peter Wiley，豎笛家 David Shifrin，長笛家 Tara Helen O'Connor 及男高音 Rufus Müller。

近年的演出有美國 Santa Fe Music Festival 的獨奏會，與 Peter Serkin 雙鋼琴演出巴哈 C 大調雙鋼琴協奏曲，及布梭尼的 Fantasia contrappuntistica。2016年與東京愛樂，指揮家 Oliver Knussen，鋼琴家高橋悠治，在日本現代作曲家武滿徹逝世 20周年紀念音樂會演出武滿徹為雙鋼琴與管弦樂所寫的《夢の引用》。日本唱片公司 Fontec 並出版此音樂會的現場錄音。

2017和2018年受邀至日本東京的《新の耳》現代音樂節演出，首演日本當代作曲家高橋悠治先生為許佳穎寫的《夢蝶》(2017)及《遇見·歧路·迷宮》(2018)。2019年為美國 Open Space (www.the-open-space.org) 錄製高橋悠治與當代美國作曲家 David Hicks 及 Craig Pepples 的作品，同年與女中音波多野睦美在日本名古屋 Munetsugu Hall 與東京 Oji Hall 演出並由NHK電視收錄。2019年5月在臺北國家演奏廳展開《穿越。貝多芬》系列音樂會，此計畫包含貝多芬全套鋼琴奏鳴曲及挑選的當代音樂作品。

系列四

2022 1 27

台北國家演奏廳

貝多芬 G大調鋼琴奏鳴曲 作品49之2

~ Allegro ma non troppo

不急的快板

~ Tempi di Menuetto

小步舞曲

貝多芬 g小調鋼琴奏鳴曲 作品49之1

~ Andante

行板

~ Rondo: Allegro

輪旋曲: 快板

高橋悠治 (Yuji Takahashi 1938 -)

《Dream Butterfly》

《夢蝶》

貝多芬 A大調鋼琴奏鳴曲 作品2之2

~ Allegro vivace

活潑的快板

~ Largo appassionato

热情的最緩板

~ Scherzo: Allegretto

談諧曲: 稍快板

~ Rondo: Grazioso

輪迴曲: 優雅的

高橋悠治 (Yuji Takahashi 1938 -)

《Encounter. Crossroad. Labyrinth.》

《遇見·歧路·迷宮》

貝多芬 F大調鋼琴奏鳴曲 作品54

~ In tempo d'un menuetto

小步舞曲速度

~ Allegretto

稍快板

貝多芬 f小調鋼琴奏鳴曲 作品57 《熱情》

~ Allegro assai

甚快板

~ Andante con moto

流動的行板

~ Allegro ma non troppo

不急的快板

作品49兩首早期作品寫於1795-96年，貝多芬並沒有出版的打算，直到1805年，弟弟卡斯柏當時充當貝多芬的經紀人，希望利用哥哥的人氣獲利，收集了一些零碎的作品出版，因此有較後面的作品編號。兩首皆只有兩個樂章的小規模，當初可能是寫給學生或業餘的音樂愛好者，所以普遍被歸為「簡易奏鳴曲」及「小奏鳴曲」。第一號g小調奏鳴曲可見貝多芬如何用如此單純的音樂素材寫出動人的旋律，並包括一切一位業餘者可工作的細節，如優美的Alberti伴奏、裝飾奏、不同的表情對比…同時又表現出恬靜的意境。活潑的第二樂章，是一個袖珍的輪旋曲，生動的6/8節奏如翻滾般地變化。第二號G大調奏鳴曲，在風格純樸的快板之後，一個優美的小步舞曲，這會是在他日後音樂創作佔據一定地位的曲式，而貝多芬一定是很喜歡這個主題，才會在他的弦樂七重奏，作品20，再次使用了它。

寫於同時期的三首奏鳴曲作品2，獻給貝多芬的老師海頓，三個作品皆有四個樂章，貝多芬以海頓處理交響樂及弦樂四重奏的架構來創作給單一樂器，可見他從年輕時對鋼琴創作的野心。三首奏鳴曲各有獨特的個性，而第二號A大調奏鳴曲的活潑、機智與善變令音樂學家Tovey讚此作品為「完美的設計，完全超出海頓和莫扎特的戲劇性思維」。活力充沛的第一樂章，處處都是驚喜與不斷轉變的個性，是一瞥貝多芬式幽默最佳的代表。第二樂章是天壤之別的慢板，如讚美詩般高貴熱烈，是貝多芬早期作品中最深刻的慢板之一。第三樂章以變化多端的談諧曲代替傳統的小步舞曲，末樂章則是優雅的輪旋曲，像是隨手即興的主題每每再現時都更加精緻，中段的「冰風暴」則提供了對比的戲劇成份，是貝多芬輪旋曲寫作的先驅。



圖：柳生弦一郎

生於1938年，作曲家高橋悠治 (Yuji Takahashi) 是日本前衛藝術風格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桐朋學園曾與柴田南雄 (Minao Shibata) 及小倉朗 (Roy Ogura) 學習作曲，他最早受到注目的作品寫於1962年，給電子音樂及12個樂器。60年代高橋旅居於柏林與紐約，逐漸成為現代鋼琴音樂的推崇及代表人物。這時期他與澤納基斯 (Iannis Xenakis) 學習作曲，被認為是當時能夠詮釋和演奏最艱難的新鋼琴作品的鋼琴家之一。Xenakis的《Herma》、《Eonta》皆題獻給高橋，1962年於東京首演《Herma》，1964年在巴黎首演《Eonta》；由皮

耶·布列茲 (Pierre Boulez) 指揮。高橋與日本現代作曲家武滿徹多年的友誼及互相欣賞，使他擔任許多武滿徹鋼琴作品的首演。1972年高橋返回日本，熱衷加入並創立許多推崇當代藝術的組織。曾在音樂創作中表達他的傾左政治立場及對毛澤東思想的想法，使高橋與Frederic Rzewski、Cornelius Cardew 同列政治音樂家。脫離主流，但在日本有一群狂熱聽眾的高橋悠治不但是數十本音樂書籍的作者，更已發行了上百個專輯，其中包括荀白克、魏本及貝爾格的全套作品，巴赫的顧爾登堡變奏曲、賦格的藝術，及舒伯特的冬之旅。日本音樂作家、鋼琴家青柳いづみこ在2018年的著作紀錄了高橋音樂生涯的軌跡，書名為《一個叫高橋悠治的怪物》。

如同畫家保羅克利所言：「“繪畫”…就是線條的散步。」高橋悠治的音樂比起結構、概念，跟進行式的線條更有關聯。最近幾年的手稿上屏除一切傳統的記譜，如節奏、小節線、表情等符號，也幾乎沒有任何給演奏者的要求或提示。取代的是非常大致音符長度、逗號、少數的圓滑線、及大量的空白。這樣的手法除了給了演奏者相當大的空間（和困惑），也強調了高橋追求表達、靈活、即興的音樂語言。《夢蝶》寫於2017，靈感來自台灣詩人陳育虹的作品《印象》；而隔年的《遇見·歧路·迷宮》三詞則出自於台灣詩人夏宇的作品《聽寫》，一共有五個片段。正如他所寫：「我更喜歡不是太純粹的東西，如不同的線的編織，或分裂的補丁般的東西 - 享受虛無。」

相當富有實驗性質的作品54創作於1804年，兩個樂章的鋼琴奏鳴曲是海頓喜歡並頻繁使用的形式，但在這裡被賦予了現代感與貝多芬別具一格的幽默。第一樂章擺明要求「小步舞曲速度」，兩個強烈但破碎的對比（常被形容為「美女與野獸」）：優雅卻無法突破發展的第一主題，和獨有強大八度的第二主題。兩主題接二連三的交替及變奏，直到最後被整理融合，其過程中貝多芬也逐漸拋棄了小步舞曲形式的定義。獨有二聲部的第二樂章，個性明朗談諧，毫無停歇的16分音符不斷地前進推動，貝多芬的爵士感和黑色幽默在這裡一覽無遺。作品54可能是32首鋼琴奏鳴曲中最被忽略的一首，這似乎是因為它如一個神秘的隱喻，時有嬉遊曲的多變；時有熱烈的精神，但結構卻是如此精煉，完全沒有過多的敘述。

作品54的音樂內容和規模在貝多芬此時期的創作中是個奇怪的例外，因為這時期貝多芬寫出許多「英雄時期」的代表作，如第三號交響曲、華德斯坦奏鳴曲（作品53）、三重協奏曲等大規模的作品。其中最受愛戴的作品莫歸於作品57的《熱情》鋼琴奏鳴曲。這是建立於一個非常精準而且完美結構上的強大音樂意識，自出版至今200多年不斷喚起人們將它與偉大文學作品的聯想：但丁的《神曲：地獄篇》、莎士比亞的《馬克白》、《李爾王》等。Tovey形容《熱情》：「這首奏鳴曲是一首偉大的讚歌，誕生於對完整和幸福的從未實現的渴望。不是盲目的狂怒，不是肉慾的的狂暴，而是受苦靈魂的爆發。在貝多芬的所有激情中，都有一種道德元素，一種自我的征服與精神勝利。作品57也是如此，這是一份深刻的個人宣言，也是人類擁有最熾熱的靈魂最動人的文件之一。」

有著如此龐大的樂念，作品57卻建於極端經濟的音樂元素，「命運」的動機和拿坡里六和弦提供了使三個樂章一氣呵成的基本素材。這裡呈現的是貝多芬作品中少見的毀滅性悲劇思想，更可見他試圖突破所有界線的決心。確實在貝多芬之前，沒有人寫過如此有震撼力的鋼琴曲目，直到今天，《熱情》仍然是音樂史的一個偉大里程碑。